

清代寿苏会源头新论

——以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为中心

霍东晓¹

(浙江大学人文学院, 浙江 杭州 310058)

【摘要】: 清初嘉兴文人谭贞默、徐嘉炎等开创“寿苏会”以纪念苏轼,既是清代文学批评的特殊方式,又是苏轼其人其诗清代接受史的一部分,不少问题有待厘清。以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为切入点,对其举办时间、主持者、参与者、文学创作、地域因素、遗民心态和诗学倾向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,将清代寿苏会的起源时间前推至少 36 年,纠正了以“宋荦寿苏会”作为寿苏会源头的观点,指出清代寿苏会实际上发轫于浙江嘉兴,在东亚文化圈中影响深远。对于寿苏会源头的探索,有利于推进清代先贤生日会的整体研究。

【关键词】: 寿苏会 苏轼 谭贞默 徐嘉炎 嘉兴文化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I206.2 **【文献标志码】: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 1671-3079(2022)03-0034-07

苏轼,生于北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(1037 年 1 月 8 日)。他才华横溢,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、画等方面皆有很高的成就,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;其思想融儒、释、道三家于一体,处变不惊、豁达乐观、超轶绝尘,为后世树立起堪称完美的人格典范,成为世人的精神偶像。苏轼一生宦海沉浮,曾多次来到浙江任职。熙宁四年辛亥(1071)通判杭州,元丰二年己未(1079)知湖州,元祐四年己巳(1089)知杭州,皆有惠政,造福一方。苏轼初次来浙,任杭州通判两年零十个月。在此期间,他与嘉兴结下了不解之缘,曾三次来到秀州拜访“蜀叟”文长老(名及,四川眉山人)和友人钱顗(字安道,常州无锡人)等,留下了《秀州报本禅院僧文长老方丈》《夜至永乐文长老院,文时卧病退院》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》《和钱安道寄惠建茶》等诗作。故而嘉兴地区与苏轼有关的文化遗迹尤其多,如“三过堂”“东坡台”“煮茶亭”等。到了清初,嘉兴文人对于一代文豪苏轼与当地的渊源依然津津乐道,创造出“寿苏会”这一独特的方式来追慕和纪念苏轼。所谓“寿苏会”,是指清代文人在腊月十九苏轼生日这天(或前后)举办的集会活动,既是清人文学批评的特殊方式,又是苏轼其人其诗清代接受史的一部分。本文以清初嘉兴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为中心,考述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之时间、参与者与诗作,探讨其背后的士人心态与诗学观念,并纠正学术界以宋荦为清代“寿苏会”首倡者的说法。实际上,清代“寿苏会”发轫于浙江嘉兴,时间比宋荦苏州小沧浪寿苏会早至少 36 年。

一、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之时间和参与者

康熙三十九年庚辰(1700)十二月十九日,官居江苏巡抚的宋荦,于苏州巡抚署小沧浪之深净轩,举办了一场气氛热烈的“寿苏会”。关于“宋荦寿苏会”的详细情况,笔者已有专文论述,此处不赘。¹宋荦当时身居高位,颇具文坛影响力,故而此次寿苏会尤为瞩目。当代相关研究成果亦多关注“宋荦寿苏会”,将其作为清代寿苏会的开端。例如,张莉的《清代寿苏会研究》第一章《康乾之际:清代寿苏活动的开端》第一节《沧浪亭中的偶然》云:“‘为东坡寿’的雅集活动是从清代开始的,最早发起这一活动的人物是宋荦。”^[17]又如,拙作《试论清代诗人寿苏雅集及其文化心理》一文第一部分《宋荦与寿苏雅集的首倡》云:

¹作者简介:霍东晓(1990-),女,河南鲁山人,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,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-香槟分校访问学者,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。

“寿苏雅集发端于清代康熙年间，宋荦是其首倡者。”^{[2]193}再如，衣若芬的《时间·物质·记忆——清代寿苏会的文化图景与东亚仿行》一文第四部分《时间·物质·记忆》云“寿苏会在宋荦肇始、翁方纲继之、毕沅接续之后……”^{[3]259}然而笔者近日翻检文献时，发现一首为前人所忽视的寿苏诗。该诗为徐嘉炎²所作，题曰《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，谭扫庵先生于南宫举涤尘第七会，共赋长句，以“岸容待腊将舒柳，山意冲寒欲放梅”为韵》^{[4]378}，收录于其《抱经斋诗集》卷五，体裁为七言古诗。徐嘉炎卒于康熙四十二年癸未(1703)，此次“谭贞默寿苏会”的举办，很可能早于“宋荦寿苏会”。

为了解决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与“宋荦寿苏会”举办时间孰早孰晚这一问题，首先需要确认徐嘉炎这首寿苏诗的创作时间。由诗题可知，此次寿苏会的主持者是谭贞默³，举办地点在嘉兴南宫。据《嘉兴谭氏家谱》，谭贞默生于万历十八年庚寅(1590)八月二十九日，卒于康熙四年乙巳(1665)五月初一^{[5]190}，因此“谭贞默寿苏会”的时间下限是康熙三年甲辰(1664)十二月十九日，早于“宋荦寿苏会”至少36年。谭贞默作品有《谭子雕虫》《三经见圣编》《扫庵集》等，其中诗歌作品散佚严重，只保留下来《扫庵集》1卷，收入《嘉兴谭氏遗书》第五册，很可惜仅存的1卷作品中不见任何寿苏诗。据金蓉镜的《嘉兴谭氏遗书·序》所言：“自乾隆禁书以后，相戒勿儒，而先世传述，付一炬以免祸。”^{[6]96}又纂汝僖之《谭子雕虫·题识》云：“清初书禁甚严，仓卒自烬，以致遗墨无存。”^{[7]471}谭氏作品之不存，与清初文网严密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。

此次寿苏会乃涤尘会之一环，称“涤尘第七会”。涤尘会是谭贞默与李肇亨⁴等人所主导的地方性文学社团。涤尘会采用轮流主会的方式，第一会由谭贞默主会，第二会则由李肇亨主会。从“涤尘第一会”“涤尘第二会”的举办时间和举办频率，可大致推断“谭贞默寿苏会”的时间。李肇亨《梦余集》卷四有诗2首，记录了前两次涤尘会的情况：一是《仲春十九日，涤尘第一会集于无隐庵，分得“有”字》^{[8]148}，二是《乙未三月三日举涤尘第二会，集于福城大悲阁，择古人书画兼擅者分咏之，五言古不限韵》^{[8]149-150}。《梦余集》为编年体诗歌别集，李肇亨在诗歌题目中往往写明创作年份和一些有纪念意义的日期，例如立春、元日、人日、元宵、上巳、重阳、中秋等节日，或是有社集的日子。通过其诗题可知，《梦余集》卷四收录了顺治九年壬辰(1652)至顺治十二年乙未(1655)四年间所作诗歌。《仲春十九日，涤尘第一会集于无隐庵，分得“有”字》一诗前有《乙未元正二日小雨》^{[8]146}《乙未元宵前二日，风雨入夜，河边写梅一枝》^{[8]146}《乙未元夕，雪月灯相映，亦不易得也》^{[8]146}等诗，由此可知，“涤尘第一会”和“涤尘第二会”皆举行于顺治十二年乙未(1655)，从二月十九日到三月三日，仅隔半月，可见“涤尘会”举办频率非常高。再如，谭贞默与李肇亨于崇祯十六年癸未(1643)举办的“庆生会”，社诗收入《梦余集》卷一，据诗题中注明的时间可知，初集在四月十四日，紧接着是五月廿四日、八月十八日，亦属高频。据此可以推断，“涤尘第七会”的时间上限是顺治十二年乙未(1655)十二月十九日，且极有可能举办于该年。此年徐嘉炎25岁，尚未入都(详见下文)，出现在家乡嘉兴的寿苏会上也是合理的。

综上所述，“谭贞默寿苏会”的举办时间应当在顺治十二年乙未(1655)至康熙三年甲辰(1664)之间，比举办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(1700)的“宋荦寿苏会”早36~45年。故而“谭贞默寿苏会”应是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寿苏会。

“谭贞默寿苏会”的参与者正常应该是14人。这里涉及“共赋长句”(联句)与“分韵赋诗”的区别。分韵与联句，均是古人集会时常见的文学创作形式。就分韵而言，与会人数和所分之韵的数目一般恰好相同。诗题中往往写出所分之韵，并注明“(分)得某字”。以苏诗为例，如《人日猎城南，会者十人，以“身轻一鸟过，枪急万人呼”为韵，得“鸟”字》^{[9]1897}，再如《游桓山，会者十人，以“春水满四泽，夏云多奇峰”为韵，得“泽”字》^{[9]1912}。清代“分韵”的形式和北宋时期相似。徐嘉炎集中亦有分韵诗，如《抱经斋诗集》卷四《巳[己]巳三月上巳健庵司寇、立斋司农率两郎君、艺初舍人、章仲大行招同姜西溟、金谷似、朱竹垞、胡舄鸣、王令仪、汪武曹诸子修禊城南，祝氏林亭以“清流急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”十五韵分赋，得“映”字》^{[4]370}；再如卷八《同诸公登慈仁寺阁分得“青”字》^{[4]407}。此次谭贞默寿苏会的创作形式并非“分韵”，而是“共赋长句，以‘岸容待腊将舒柳，山意冲寒欲放梅’为韵”。这首七言古诗，基本上四句一转韵，涵盖了“岸容待腊将舒柳，山意冲寒欲放梅”十四个韵脚。故而推断这首寿苏诗的创作形式为联句，十四人用十四韵，属于集体即兴创作。

除谭贞默、徐嘉炎外的其他与会者，则可根据李肇亨的《梦余集》卷四中所录集会唱和类诗歌推测一二。首先是李肇亨，他与谭贞默轮流主持“涤尘会”社集，卒于顺治十五年戊戌(1658)，极有可能也参加了此次寿苏会。根据《梦余集》内部编年，卷

五很可能收录了“谭贞默寿苏会”相关诗歌，可惜现存《梦余集》卷五散佚，无法据此还原更多此次寿苏会的历史现场和文学创作。其次是鲁得之⁵、项圣谟⁶、俞时笃⁷、王祺⁸等同时期活跃于江浙一带的文人。《梦余集》卷四有《壬辰首夏廿有一日，小集我家西岩仙史之堂，时谭扫庵有新著化书释目，鲁鲁山、俞企延皆善画，王止庵文笔之余，尤深禅谛，吴震甫、鲁公藻善棋，而谭、鲁与予三家子侄偕侍。因次扫庵首唱“弦”字韵，叙述一时》^{[8]116}；又有《壬辰重九后二日，集于鹤梦轩，寻诗盟也。赴集者兴化李小有、古杭蓝田叔、梁溪过伯邻、云间谢益之、吴门李元兆，暨原社谭扫庵、鲁鲁山、王止庵、项胥樵、鲁全人、谭右长、沈伯远、吴振甫、黎尔瞻、余父子及狎客酒纠共二十一人……》^{[8]119}，据此可知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举办之前与李肇亨、谭贞默时有往来的文人名单。再次是谭、鲁、李等家族的子侄辈。一方面，李肇亨在诗题中常常交待子侄辈随侍左右；另一方面，嘉兴地区文学集会的参与者往往出身世家，书画兼擅，相互之间或为姻亲，或出同门，或为同乡，子侄辈随侍可以说是惯例，拥有相当稳定的地缘性关系。^{[10]137-140}

二、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之诗歌创作

囿于清初微妙的政治氛围和由明入清文人的惧祸心态，目前可见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作品数量寥寥，但是通过徐嘉炎集中这样一首容量较大的七言古诗以及谭贞默、李肇亨等人在此前后的诗歌作品，可管窥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之概貌。兹录徐嘉炎全诗于下：

严冬凛凛朔风余，碧天生云云卷舒。寒光杳冥白日晦，吁嗟万物方权舆。琳宫宝阁生辉彩，霜花冻瓦遥相待。兰亭艳质未足观，梓泽高人竟谁在。高人今口⁹自相将，莫辞昼短苦夜长。作赋远思惊八斗，雄谈直欲倾千觞。先生飘发吾党间，清风洒然不可攀。轩裳云冕举一笑，襟期放浪留湖山。湖山飘飘解人意，烟霞结伴寻真奇。渺渺云开天始青，迢迢人去波空翠。琅函金碧礼仙官，松竹寻盟识岁寒。庐山莲社征开士，王母瑶池列绛坛。绛坛高会风萧飒，啸侣寻俦远杂遝。甲子空书晋代年，嘉平尚识秦时腊。却忆名贤此日生，峨眉秀插双芙蓉。徒闻墨迹遗三过，几见丹书下九重。当年磨蝎时长叹，只今海内传词翰。待漏金銮诤足荣，押牙紫府初登岸。前晖后暎谁酬唱，先生却出秦黄上。海南明月古今同，岭外梅花今已放。先生歌为诸君寿，诸君试进一杯酒。不向溪边采杜若，那堪塞外歌杨柳。寒花春花参差开，江南亦有岭南梅。凝霜结露晓难必，感时怀古空徘徊。文章月旦留芳躅，山水应知君所欲，不然胡为六合皆鸿濛。长啸一声下视尘寰中，先生小子诗酒长相逢。张华自识三都赋，愧我才非左太冲。

[4]378-379

这是一首“感时怀古”之作。从诗歌内容来看，前半首由眼前景象写及古时人事，以凛凛朔风起笔，从描摹眼前的极寒天气，到追忆前贤兰亭、金谷、莲社等雅集活动，进而赞美“寿苏会”主持者才思敏捷。行文过半，笔锋一转，落到苏轼身上，叹曰：“却忆名贤此日生，峨眉秀插双芙蓉。”后半首回顾了苏轼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。从待漏金銮的少年得志，到贬谪海外的坎坷失意，诗人认为，苏轼于贬谪生涯中悟得佛道真谛、超然出尘，才是真正值得引以为荣的。随后以“只今海内传词翰”肯定了苏轼的文学成就和后世影响，认为其远出于秦观、黄庭坚等苏门文人之上。诗歌结尾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，借“明月”与“梅花”意象打破时空局限，回归到当下的聚会，以诗酒为祝，再次称赞主持者，以张华比附谭贞默，盛赞其独具慧眼，为雅集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从诗歌形式来看，诗人选择以七言古诗作为体裁，形式自由而容量较大。韵脚“岸容待腊将舒柳，山意冲寒欲放梅”出自杜甫的《小至》，乃是广为传诵的咏梅佳句。苏轼生于腊月十九日，正是梅花盛放的季节，选择咏梅诗句作为韵脚，与天气、节令因素相当契合。梅作为“岁寒三友”之一，被古人赋予高洁的品格，以梅花比拟苏轼坚韧不拔、光明磊落亦十分贴切。

只是，纵观整个清代“寿苏会”，寿苏诗多以苏轼诗句或相关典故为韵。例如，清代影响最深远的“宋荦寿苏会”，即以“苏”字为韵，属七虞韵部。乾隆五十四年己酉(1789)，翁方纲举办寿苏会，用宋荦寿苏诗韵，作《腊月十九诸公集苏斋作坡公生日，观宋漫堂小像及西陂草堂图，同用西陂集中祭坡公韵》^[11]。再如，乾隆四十五年庚子(1780)“翁方纲寿苏会”，请宋葆淳作《李委吹笛图》，以贺寿曲《鹤南飞》中的“南”“飞”二字为韵，翁方纲有诗《十二月十九日坡公生日同人集苏斋荐笋脯，安邑宋芝山作〈李委吹笛图〉，得“飞”字》^[12]。苏诗《李委吹笛(并引)》^{[9]2406}记载了李委在苏轼生日当天献曲求诗的典故，进士李委

所作贺寿曲名即《鹤南飞》。

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作为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寿苏会，其文学创作并未与苏轼其人其诗紧密结合。其实，苏轼本人自有咏梅佳句，如清人潘德舆的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五云：“梅诗最难工……必求名句，惟老杜‘山意冲寒欲放梅’，坡公‘竹外一枝斜更好’，释齐己‘前村深雪里，昨夜一枝开’，逋仙‘雪后园林才半树，水边篱落忽横枝’及放翁‘孤城小驿’一联耳。”^{[13]77}且不提“竹外一枝斜更好”，寿苏诗中“岭外梅花今已放”一句，直接化用了苏轼的《赠岭上梅》^{[9]5239}一诗。既然如此，为何在寿苏会上，谭、徐等人却不选用“寿星”苏轼本人的咏梅诗句作为韵脚呢？

其一，此次集会很可能并非特意针对苏轼生日为之，只是雅集当天恰逢苏轼生辰，因而将“涤尘第七会”冠以寿苏之名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素，所选韵脚自然不必紧紧贴合苏轼其人其诗。其二，与徐嘉炎等人的诗学取向不无关联。据徐嘉炎的《抱经斋诗集·七言古诗序》^{[4]372}可知，徐嘉炎入都以前，七言古诗主要取法唐人，先后奉“初唐四杰”、王维、李白等为圭臬。又据王熙《〈抱经斋诗集〉序》载：“癸丑华隐来京师，谒先文贞公于家……”^{[4]316}可知，其入都时间应当在康熙十二年癸丑（1673），时年徐氏43岁。据上文对“涤尘第七会”举办时间的考证，徐嘉炎参加寿苏会时，年龄在25~34岁之间，正是“专肆力于青莲及右丞数公，皆任我所之，不随时尚也”的学唐时期。从徐嘉炎的自述中可知，当时诗坛上宗宋风气已相当流行，而“谭贞默寿苏会”的举办，与以学宋诗为时尚的文学环境关联性并不强。这次“寿苏会”所选取的韵脚“岸容待腊将舒柳，山意冲寒欲放梅”，出自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歌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杜甫此联屡受清人垂青。例如，道光七年丁亥（1827）十一月廿九日，朱珔初入“问梅诗社”，因次日即腊而取杜甫“岸容待腊将舒柳”之意结“待腊会”。

三、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之举办缘由与士人心态

“谭贞默寿苏会”的参与者谭贞默、李肇亨等人，多属由明入清的遗民群体，政治身份敏感，胸中郁郁不得志之气亦反映在他们的雅集与诗作中。赵园指出：“明清之际是宋遗民的发现时期。出诸明遗民之手的‘宋遗民史’，不消说是其‘当代史’的一种隐喻形式。”^{[14]274}涤尘会的诗歌内容就包含了对宋遗民的接受。

顺治十二年乙未（1655）举办“涤尘第二会”，李肇亨在诗歌自序中表明心迹：

涤尘会既各赋诗，又欲兼写山，以观绘事，此扫翁意也。但胜集初谐，唱酬伊始，未暇遍征名笔，乃于第二会，择古来诗画兼善，有篇章可诵、妙迹流传者，由唐至明，若而人分咏之，宁简勿滥，以寄景思。……唐宋之文人逸士乃专以山水竹石寓其高致，迨元而神韵益妙，蹊径益超，一时士流，往往皆能点染。夷考其故，大抵伤时晦迹，不甘仕进之荣，感事摅词，又恐转喉触忌，不若娱弄笔墨，渲染烟云，自相煦沫耳。抚今追昔，能无慨乎？请先咏歌，嗣观盘礴。^{[8]149-150}

清初的政治高压对涤尘会的歌咏内容产生了深刻影响，作为涤尘会系列活动之一的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逃避时局、附庸风雅的意味。在“涤尘第二会”中，李肇亨拈得四位古人为吟咏对象，分别是唐人王摩诘[维]、宋人郑所南[思肖]、宋人龚圣予[开]和明人项墨林[元汴]。除却乡贤项元汴，李肇亨均从“悲”“忠”的角度出发，颂赞三位诗家兼画家的风节，感叹他们生不逢时、郁郁不得志但又怀抱孤忠之心。写王维“凝碧动悲吟，忠愤不获吐”^{[8]150}，写郑思肖“宋季多孤臣，幽居抱忠愤”^{[8]150}，写龚开“圣予宋遗民，幽忠抗奇志”^{[8]150}。其中，郑思肖和龚开皆是南宋遗民。可见，涤尘会的参与者虽有避祸心态，亦不乏以遗民自居之志，书满腔忠愤之悲。

由“涤尘第二会”的内容可以推断，作为“涤尘第七会”的“谭贞默寿苏会”，是明清易代之后一次颇具遗民意味的地方性文人雅集活动。主会者谭贞默，出生于明代官宦之家，父亲谭昌言（字圣俞），万历二十二年甲午（1594）解元，二十九年辛丑（1601）进士。谭贞默入清后终身未仕，以诗画自娱，隐居终老。其兄谭贞良（字元孩，号筑岩）为抗清义士，《携李诗系》卷二十二“谭贞良”条云：“崇祯癸未[十六年，1643]以五经成进士。明年，闯贼破京，徒步奔亡达南都，授礼部主事，典广东试。未达境而南都破。羁栖野寺，衣食不给，竟流离以死。”^{[15]503}金蓉镜《题谭扫庵先生诗》云：“谭公卓立如断山，六子散朗皆瑶环。元孩

死忠扫庵遁，孤撑大屋争百间。读书喜得野王墅，鞞履真学仙人屐。参军且免谢皋羽，使者何有程钜夫（扫庵先生，明甲申后却瞿稼轩之聘，洪经略之荐，家有鞞园，兵毁后重到东园，改题辽鹤轩，著书终老）。”^{[16]149}“元孩死忠扫庵遁”写的正是谭贞良、贞默两兄弟面对亡国之恨时的两种不同应对方式。金蓉镜《嘉兴谭氏遗书·序》又云“吾乡碧漪谭氏显于明清之际，以节义文学为世业”^{[6]95}所言不虚。

“谭贞默寿苏会”的多数参与者都属于遗民群体中“遁”的一类，且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，尤其是项氏、李氏、谭氏三个家族成员，而鲁得之又是李日华入室弟子，工书画。如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卷二十“李肇亨”条云：“万历以来，承平日久，士大夫留意图书，讨论藏弃，以文会友，对酒当歌，‘鸳社’之集，谭梁生偕会嘉和之，先后赋诗者三十三人，事未百年，而闾阎故老，已莫能举其姓氏。玉杯锦席之地，皆化为宿草荒烟，惟李氏写山一楼，尚未椒飞粉落，宛然灵光之在鲁，录珂雪之作，不禁怆然。”^{[17]605}李肇亨与谭贞默入清后先后结庆生社、风雅社、涤尘会等，晚年出家为僧，法名堂莹，住超果寺。再如项圣谟曾写小影数十帧，包含悲思故国、慕恋母氏等内容。李肇亨的《题项易庵朱图道影》小序云：“易庵子痛愤崇祯甲申[十七年，1644]三月十九之变，有诗云‘剩水残山色尚朱，天昏地黑影微躯。’因倩张君玉可墨写小影，作悲哽之态，而自以辰砂佈景，树石林峦，洞然皆赤，志存国姓，以表忠怀。”^{[8]28}可见项圣谟的遗民情结之深。其堂兄项嘉谟“甲申三月之变，乙酉闰六月城破，束平生所作著诗赋于怀，投天星湖死”^{[17]627}。其祖父项元汴工绘画、擅书法，是中国书画史上著名的收藏家。此外，参与者之一徐嘉炎，虽于康熙十八年己未（1679）举博学鸿儒科，但彼时尚未入仕新朝，并非清廷官员。

在清初较为压抑的政治环境中，嘉兴文人举办“谭贞默寿苏会”有着什么样的缘由呢？其一，与此前谭贞默、李肇亨等人创办的“庆生社”有关联，其二，与苏轼生前多次游历嘉兴密切相关。

一方面，李肇亨《梦余集》卷一、卷二收录了不少“庆生社”相关诗歌。顾名思义，“庆生社”专门为庆祝社员生日而举办集会。苏轼生于十二月十九日，从宋代便为世人所熟知，这与李白、杜甫等大诗人的生年历代存在争议刚好相反，谭贞默等人给苏轼庆祝生日便有了可行性。例如，元丰五年壬戌（1082），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的第三年，进士李委慕名而来，献《鹤南飞》一曲庆祝东坡生日，苏轼本人赋诗为纪：“山头孤鹤向南飞，载我南游到九疑。下界何人也吹笛，可怜时复犯龟兹。”^{[9]2406-2407}“谭贞默寿苏会”极有可能受到了早年庆生社的启发，从而为诸位社员庆祝生日发展成为前贤苏轼庆祝生日，属于嘉兴地域文化圈的系列性活动。

另一方面，苏轼与嘉兴地区颇有渊源。正如寿苏诗中所写的“徒闻墨迹遗三过”，苏轼曾三次到秀水拜访“蜀叟”文长老，留下了“三过堂”“东坡台”“煮茶亭”等著名遗迹。熙宁五年（1072）十二月，苏轼初次拜访文长老，相谈甚欢，一解思乡之情，《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》诗曰：“万里家山一梦中，吴音渐已变儿童。每逢蜀叟谈终日，便觉峨眉翠扫空……”^{[9]821}熙宁六年癸丑（1073）十一月，再次拜访文长老，往事历历如昨，此时卧病在床的文长老如孤栖之鹤：“似惟有孤栖旧时鹤，举头见客似长言。”熙宁七年（1074）五月，苏轼三过文长老，可惜文长老已然圆寂，苏轼赋悼亡诗曰：“三过门间老病死，一弹指顷去来今。”^{[9]1144}感慨生老病死皆在弹指一挥间。嘉兴“三过堂”之名，正是取自这句诗。苏轼才华横溢、超轶绝尘，具有无穷的人格魅力，加之其与嘉兴地区渊源颇深，故而谭贞默等人举办此次寿苏会，以表达景仰追慕之情。举办寿苏会，既可远离政治纷争，又可以苏轼之豁达精神、圆融人格疏解心中郁结。

古人主张“知人论世”“言为心声”，常常将人品与文品视为密不可分的整体，道德与文章皆佳的前贤往往容易成为后人的精神偶像。苏轼正是这样一个文如其人、人如其文的完美存在，属于“太上三立”中的立德、立言者。“人必论定于身后，盖其人已为古人，则品量与学殖俱定。”^{[18]2}苏轼人格上的坚韧超拔、文学上的才华横溢、道德上的忠君爱国、德行上的爱民如子，使他成为历代文人仰慕与追忆的对象。苏轼与嘉兴地区的深厚渊源，激发出清初嘉兴文人的文化灵感，使他们开创“寿苏会”这一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与咏叹苏轼。“谭贞默寿苏会”既是对苏轼光风霁月之形象的接受与颂扬，又是清初嘉兴文人对自我心迹的表露与疏解。他们通过强调苏轼与嘉兴的渊源来完成自我认同，实现精神寄托。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作为清代寿苏会的源头，独具文化意涵。

总之,本文以浙江嘉兴“谭贞默寿苏会”为切入点,对其举办时间、主持者、参与者、文学创作、地域因素、遗民心态和诗学倾向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。纠正了以“宋荦寿苏会”作为“寿苏会”源头的观点,指出清代“寿苏会”实际上发轫于浙江嘉兴。“寿苏会”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国时期乃至当代,远播朝鲜、日本等国,时空跨度较大,在东亚文化圈中影响深远。以当今为例,每逢腊月十九苏轼生日这天,四川眉山三苏祠、湖北黄州安国寺、杭州西湖画会、海南儋州苏学研究会、北京斫云楼等,都会虔诚而热烈地组织具有当代特色的“寿苏会”,足见其文化影响力之大。寿苏会还对寿郑会、寿欧会、寿黄会、寿顾会等的举办产生了直接影响,使清人为先贤庆祝生日的文学活动发展成颇具规模的先贤生日会。寿苏会作为清代先贤生日会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兰亭修禊、西园雅集等文学盛会在有清一代的回响,是清人尚友古人、追慕先贤的一种特殊方式,包含了诗画鉴赏、文学批评等内容。对于“寿苏会”源头的探索,有利于推进清代先贤生日会的整体研究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张莉.清代寿苏会研究[D].南京:南京大学,2014.
- [2]孙敏强,霍东晓.试论清代诗人寿苏雅集及其文化心理[J].浙江大学学报,2018(3):193-200.
- [3]衣若芬.书艺东坡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9.
- [4]徐嘉炎.抱经斋诗集[M]//四库全书存目丛书·集部:第250册.济南:齐鲁书社,1996.
- [5]谭新嘉.嘉兴谭氏家谱[M]//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:第46册.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10.
- [6]谭新嘉.嘉兴谭氏遗书[M]//清代家集丛刊:第112册.北京: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5.
- [7]谭贞默.谭子雕虫[M]//清代家集丛刊:第112册.北京: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5.
- [8]李肇亨.梦余集[M]//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:第1册.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7.
- [9]苏轼.苏轼全集校注[M].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2010.
- [10]罗时进.地域社群:明清诗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[J].文学遗产,2011(3):137-140.
- [11]翁方纲.复初斋诗集[M]//清代诗文集汇编:第381册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:361-362.
- [12]翁方纲.复初斋诗外集[M]//清代诗文集汇编:第382册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:513.
- [13]潘德舆.养一斋诗话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
- [14]赵园.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.
- [15]沈季友.携李诗系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:第1475册.中国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2008.
- [16]谭贞默.扫庵集[M]//清代家集丛刊:第113册.北京: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5.

[17]朱彝尊. 静志居诗话: 下册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0.

[18]沈德潜. 国朝诗别裁集: 上册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4.

注释:

1 霍东晓《论清代“宋荦寿苏会”及其文化内涵》,《中州学刊》,录用待刊。

2 徐嘉炎, 1631-1703, 字胜力, 号华隐, 浙江嘉兴人, 康熙十八年己未(1679)举博学鸿儒。

3 谭贞默, 扫庵其号, 字梁生, 浙江嘉兴人, 崇祯元年戊辰(1628)进士。

4 李肇亨, 1591-1658, 字会嘉, 号珂雪, 浙江嘉兴人。

5 鲁得之, 1585-1660, 号鲁山, 浙江钱塘人, 侨寓嘉兴。

6 项圣谟, 1597-1658, 号易庵、胥樵等, 浙江嘉兴人。

7 俞时笃, 字企延, 浙江钱塘人。

8 王祺, 字止庵, 浙江余杭人。

9 “口”, 原文如此, 疑为“日”之误。《抱经斋诗集》中形近之误颇为常见, 如卷四“己巳”写为“巳巳”。